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兵法》语言符号研究专题

语料库视域下的《孙子兵法》 多译本译者风格研究

王雪原

(烟台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作为中国经典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有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选取《孙子兵法》三个英译本,即格里菲斯译本、林戊荪译本和翟林奈译本作为语料自建语料库,利用在线对齐工具 Tmxmall、语料库检索软件 WordSmith4.0 和 CUC_Paraconc 等语料分析工具对三人译本进行统计和量化分析,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维度对三人的翻译风格进行对比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格译的句式简单,词汇难度更大;林译多用长句,保留了原作的文学性;翟译的词汇更丰富,逻辑显化程度更高。格译第一人称的使用频率更高,译本感染力强;林译和翟译叙事多用第二、三人称,表达更加客观。

关键词:《孙子兵法》;语料库;翻译学;译者风格

中图分类号: H 315.9;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cnki.1673-2618.2023.05.004

一、《孙子兵法》及其英译

《孙子兵法》创作于春秋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它被誉为“兵学圣典”和“古代第一兵书”,其蕴含的精邃的军事理论和辩证法思想在古代的战争中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自 1905 年《孙子兵法》的首个英译本问世后,迄今为止全球已有 52 个英译本(按每个译者 1 种版本计)^[1]。根据译本的影响力,笔者选取格里菲斯、林戊荪和翟林奈三人的译本(下文简称格译、林译和翟译)作为研究对象。格里菲斯原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曾到中国学习汉语并翻译过毛泽东的《游击战》。他于 1961 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及其翻译,他翻译的《孙子兵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代表作丛书”。林戊荪是我国著名的

中译外翻译家,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背景知识,其译本质量上乘。他曾翻译过《孙子兵法》《论语》《丝绸之路》等经典作品,其中《孙子兵法》被收录进《大中华文库》丛书,作为优秀中华典籍的代表走向海外。林戊荪在 20 世纪 50 年代接触《孙子兵法》后就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当朋友邀请他翻译此书时,出于热爱他接受了这项任务^[2]。翟林奈是著名汉学家翟理斯之子,他于 1910 年翻译的《孙子兵法》是公认具有学术价值的英译本,影响深远,具有研究价值。据统计,在所有英译本中,翟林奈译本被再版和重印的次数居于首位。仅在 2006 至 2010 年间,就有翟译本的 30 个版本接连出版,另有 11 本书根据翟译本改编而来^[3]。在底本的选择上,格里菲斯和翟林奈都选择了孙星衍校刊的《孙子十家注》作为翻译底本,该版本总体上与原文最为接近,被公认为《孙子兵法》研究的权威版本。林戊荪选择了

收稿日期:2023-04-28

作者简介:王雪原(1998—),女,山东临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料库翻译学研究。

E-mail:1326961509@qq.com

《孙子兵法》最早的传世本,即于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本。

二、语料库与译者风格研究

译者风格即译者的翻译风格,包括译者在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和应用等方面,形容译者在翻译中体现的个性化特征^[4]。长久以来,翻译界的研究方向更侧重于对源文本的分析,传统的翻译研究理论认为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并力求与原文对等,译者风格无非是对原文风格的再现,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被忽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译界迎来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重点逐渐从原本转向译文。在此背景下,译文不再被视为原作的附属品而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作品,译者也不是原文的搬运工,而是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角色,以译者风格为主题的研究讨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语料库翻译学是指以语料库为基础,以真实的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为研究对象,以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为研究方法,依据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及翻译学理论,分析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的翻译学分支学科^[5]。最先将语料库研究方法应用于翻译学研究的人是Mona Baker,在*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一文中,她从翻译英语语料库(The 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中选取了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作品为研究语料,从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文本差异和转述动词say的使用形四个方面,对二人的翻译风格进行探究^[6]。Baker认为,语料库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大量翻译资料,以此挖掘译本中内含的译者个人偏爱的表达形式和重复出现的语言行为方式,确保研究的权威性^[7]。目前,语料库翻译学作为翻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正在蓬勃发展,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三、译本对比分析

(一) 词汇层面

1. 类符形符比 类符形符比(TTR)指的是语料库中所有的类符(type)和形符(token)的数量比,TTR的数值越大,代表文本所使用的词汇

变化更大,反之则越小。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是对形符类符比的改进,避免了语料库体量大小不同对TTR值的影响^[8]。使用WordSmith计算出三个英译本的类符形符比,如表1所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翟译的STTR值居于三个译本首位,说明翟译用词变化更大,林译的STTR值次之,格译的STTR值最小,词汇丰富度最低,表达更为简洁。

表1 译本类/形符数及(标准)类符形符比

译本	类符数量/个	形符数量/个	TTR/%	STTR/%
格译	2 156	10 472	20.59	39.37
林译	2 067	10 677	19.36	39.68
翟译	1 895	9 109	20.80	41.71

例1 原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9]120}

格译:A sovereign cannot raise an army because he is enraged, nor can a general fight because he is resentful. ^{[10]142}

林译:The sovereign should not start a war simply out of danger; the commander or general should not fight a battle simply because he is resentful. Take action only if it is to your advantage. Otherwise, do not. ^{[9]121}

翟译:No ruler should put troops into the field merely to gratify his own spleen; no general should fight a battle simply out of pique. If it's to your advantage, make a forward move; if not, stay where you are. ^{[11]153}

此处格译最为简略,他在翻译时省去了后半句,翻译前半句时严格传递原文语义,没有增添多余的修饰词。翟林奈和林戊荪都将两句完整译出,他们都在译文中增添了“merely”“simply”“only”这些修饰词来增强语义。相比之下,林戊荪的译文更简洁,他将“而动”和“而止”分别译为“take action”和“do not”,而翟林奈将这两处译为“make a forward move”和“stay where you are”更为复杂的动词短语,词汇的变化更大。

2. 平均词长和词汇难易度 平均词长即文本中单词的平均长度,能够反映文本词汇的复杂程度。一般文本的平均词长约为4个字母,低于4个字母说明其文本使用的词汇相对简单,反之

则说明使用的较为复杂^[12]。表 2 是对三个译本各长度词的数量及其与文本总词数的比例统计,最后计算出各译本的平均词长。三个译本的平均词长都大于 4,格译的平均词长为 4.60,略高于翟译的 4.49 和林译的 4.50。

均词长都大于 4,格译的平均词长为 4.60,略高于翟译的 4.49 和林译的 4.50。

表 2 译本各长度词数量、占比及平均词长

词长	格译		林译		翟译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letter word	199	2.18	272	2.55	224	2.13
2-letter word	1 815	19.93	2 099	19.66	2 141	20.44
3-letter word	1 957	21.48	2 339	21.91	2 212	21.12
4-letter word	1 422	15.61	1 749	16.38	1 721	16.43
5-letter word	870	9.55	1 123	10.52	1 100	10.50
6-letter word	877	9.63	949	8.89	930	8.88
7-letter word	648	7.11	732	6.86	814	7.77
8-letter word	466	5.12	462	4.33	532	5.08
9-letter word	375	4.12	439	4.11	352	3.36
10-letter word	228	2.50	239	2.24	223	2.12
10(+)-letter word	152	2.77	261	2.44	221	2.11
平均词长	4.60		4.50		4.49	

在判断词汇难易度方面,本文使用日本关西大学染谷泰正教授制作的在线英语难易度解析平台(<http://someya-net.com/wlc>)进行分析,将三个译本分次导入平台,“Base Dictionary”

“Case Sensitive”“Count Mode”三个选项分别选择“SVL12000”“No”“Type Mode”,得出三个译本的词汇难易度分级表,如表 3 所示。

表 3 译本词汇难易度分布

WL Tag	Word Level	格译		林译		翟译	
		Freq.	%	Freq.	%	Freq.	%
?	Unknown	206	13.22	205	12.40	210	12.24
01	1 000	399	25.61	445	26.92	454	26.46
02	2 000	258	16.56	271	16.39	277	16.14
03	3 000	163	10.46	164	9.92	184	10.72
04	4 000	140	8.99	164	9.92	168	9.79
05	5 000	92	5.91	94	5.69	106	6.18
06	6 000	73	4.69	71	4.30	69	4.02
07	7 000	56	3.59	56	3.39	55	3.21
08	8 000	48	3.08	46	2.78	42	2.45
09	9 000	41	2.63	41	2.48	38	2.21
10	10 000	35	2.25	42	2.54	47	2.74
11	11 000	28	1.80	32	1.94	35	2.04
12	12 000	19	1.22	22	1.33	31	1.81
—	TOTAL	1 558	100.00	1 653	100.00	1 716	100.00

SVL12000 词汇分级表由日本大阪 ArK 株

式会社开发,设计原则是英语母语者的词汇使用

频率及对英语学习者的重要性和有用性^[13]。该表分为12个等级,难度从1到12递增,直观地反映了三个译本所选用词汇的难易度分布。“?”代表文本中没有被收录进SVL12000分级表的词,故不予以统计。从第6级开始到第9级,格里菲斯译本的用词在该范围内占比最高;第10到12级,翟林奈译本用词百分比最高。三个译本的词等级的分布大致相同,格里菲斯译本在8000词等级的词数比另外两个译本更多。结合平均词长和词汇难易度两方面的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即三个译本的用词难度相差不大,格译的词汇难度略高于另外两个译本。

3. 词频分布 文本中的词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凸显主题,词频的相关数据可以通过WordSmith中的“WordList”菜单获取。先将停词表导入WordSmith,剔除文本中的阿拉伯数字和虚词,然后把三个文本分别导入工具得到词频统计表,筛选出三个译本的前十位高频实词如表4所示。

表4 译本高频实词前十位

词频	格译	林译	翟译
1	enemy	enemy	enemy
2	ground	army	army
3	army	troops	ground
4	troops	war	men
5	general	battle	attack
6	attack	commander	general
7	battle	attack	victory
8	victory	region	soldiers
9	war	victory	fight
10	situation	advantage	make

值得注意的是,“enemy”“army”“attack”“victory”四个词均出现在三个译本的高频实词前十位中,这反映出三个译本都与《孙子兵法》原文的主题高度吻合,即学习军事战略以应对敌人的攻击或主动出击,赢得己方的胜利。翟译的独有高频词汇包括“men”“soldiers”“fight”“make”,作为汉学家翟林奈并无作战经验,导致他的用词相对抽象、笼统。格译和林译的前十位高频实词中有七个重复词汇,重合度更高。格译

的独有词汇包括“ground”“general”“situation”,林译的特有词汇有“commander”“region”“advantage”,其中“general”“commander”都表达相似含义。“general”在牛津词典中的释义为“(陆军和美国空军中的)上将,陆军五星将军,空军五星上将”,而“commander”指“司令官或指挥官”,词义更加宽泛。格里菲斯曾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这一经历使他对于军队内部等级称谓更加熟悉,选词更贴合军队实际情况。他翻译《孙子兵法》的目的是学习军事战略而非将其视作文学作品,所以格译中“ground”和“situation”的频次远高于另两个译本,用来重现原文中的战争现场。此外,林译的高频词中还包括“advantage”,说明相较于其他两个译本,林译更加注重从《孙子兵法》中汲取经验从而取得优势。

(二) 句子层面

句子层面的分析集中在译本的句子数量和平均句长两方面,句子长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句子的复杂度。将三个译本分别导入WordSmith,得到各自的文本形符数和句子总数,用形符数除以句子总数得到平均句长,三个译本的相关数据如表5所示。

表5 译本形符数、句子总数及平均句长

	格译	林译	翟译
形符数	9 110	10 692	10 473
句子总数	487	446	524
平均句长	18.71	23.97	19.99

格里菲斯译本的形符数和句子总数最少,平均句长最短。作为军事家,格里菲斯翻译《孙子兵法》的目的在于传播并借鉴原文的军事思想,因此他在翻译时相较于句式更加注重内容,多用短句,沿袭了《孙子兵法》原文行文简洁的风格;林译的形符数和句子总数在三个译本中居于首位,平均句长最长,所用句式更复杂。林译被收录进《大中华文库》,旨在将中国优秀典籍推向世界,因此他在翻译时更致力于重现《孙子兵法》的文学性,多用长句。

例2 原文: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9]34}

格译:Now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war

are first, measurement of space; second, estimation of quantities; third, calculations; fourth, comparisons; and fifth, chances of victory. Measurements of space are derived from the ground. Quantities derive from measurement, figures from quantities, comparisons from figures, and victory from comparisons.^{[10]88}

林译: The five elements mentioned in The Rules of War are: 1) measurement of space, 2) estimation of quantity, 3) calculation of number, 4) comparison of strength, and 5) assessment of chances of victory: Measurement of space refers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from that derives estimation of quantity, which refers to the difference in resources; from that, calculation of numbers, which refers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size of their troops; from that, comparison of the relative strengths of their armies and finally, assessment of the material base for the chances of victory.^{[9]35}

翟译: In respect of military method, we have, firstly, Measurement; secondly, Estimation of quantity; thirdly, Calculation; fourthly, Balancing of chances; fifthly, Victory. Measurement owes its existence to Earth; Estimation of quantity to Measurement; Calculation to Estimation of quantity; Balancing of chances to Calculation; and Victory to Balancing of chances.^{[11]39}

原文用两个句子指出用兵必须注意的五个元素,它们层层递进,决定一支军队的胜败。翟林奈同样把此处译为两句,严格遵循原文的句法结构,用“of”和“to”结构翻译原文的“A 生 B”句式,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并且把五个元素的首字母大写,方便读者辨识。格里菲斯将此处分为三句,使用“from”结构翻译“A 生 B”句式,句式更加简单。林戊荪把此处译为一整句,加以数字标记辅佐阅读。与其他两个译本相比,林戊荪译本在保留原文修辞结构的同时,使用了更为复杂的从句句式,更加体现了《孙子兵法》的文学性。

(三) 语篇层面

1. 连接词 与汉语不同,英语是形合语言,

需要使用连接词衔接上下文。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适当增译连接词把原文内含的逻辑显化。本文使用 CLAWS4 在线词性标注网站 (<http://ucrel-api.lancaster.ac.uk/claws/free.html>),把三个译本分别导入平台,“Select tag-set”和“Select output style”分别选择“C5”和“Horizontal”,生成分析结果,最后将标注后的文本导入 WordSmith 后得出各译本的连词占比。见表 6。

表 6 译本连词使用频次及占比

	格译	林译	翟译
连词(PUN)频次	1 038	1 238	1 358
连词(PUN)占比(%)	4.27	4.34	4.81

可以看出,林译的连词占比在三译本内占比居中,为 4.34%;格译的连接词数量最少,译本使用的实词数量更多;翟译的连词占比最高,为 4.81%,相比之下翟林奈在翻译时使用的连词数量更多,其译本的逻辑显化程度更高。

例 3 原文: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9]32}

格译: Anciently those called skilled in war conquered an enemy easily conquered.^{[10]87}

林译: What the ancients called a master of war is one who overpowers an enemy easy to defeat.^{[9]33}

翟译: What the ancients called a clever fighter is one who not only wins, but excels in winning with ease.^{[11]37}

例 3 出自《形篇》,意思是古代所说的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只是战胜了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而这些敌人之所以容易被战胜是因为善于用兵之人早已创造出制胜的条件。林译和翟译都使用了 what 引导的主语从句,但翟译把重点放在取胜之“易”上,并使用了连接词“not only... but”把此处内含的逻辑显化。

2.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具有交际功能,是说话者构建与受众的关系,获取受众情感认同的话语手段^[14]。第一人称可以使读者身临其境,第二人称能迅速拉近读者与作品或作者之间的距离,第三人称则能够令读者从客观的视角来观察叙事走向。人称代词不仅是语篇衔接的重要手

段,也是判定译者风格的标准之一。表7是三个译本的前30位高频词中的人称代词及占比。

表7 译本高频人称代词及占比

格译		林译		翟译	
单词	占比/%	单词	占比/%	单词	占比/%
he	1.42	his	1.37	him	0.91
his	1.11	he	1.34	you	0.88
I	0.69	you	1.16	your	0.77
him	0.66	your	0.61	he	0.76
you	0.66	they	0.56	we	0.63
they	0.61	him	0.51	—	—
them	0.58	—	—	—	—

从表7中可以看出,格译的人称代词使用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林译的人称代词使用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第三人称和第三人称,翟译的人称代词使用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第三人称、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三个译本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均为第三人称,作为一部军事典籍,《孙子兵法》的整体叙事客观严谨,并未掺杂作者过多的感情色彩,因此三个译本均使用第三人称作为主要叙事视角,与原文相符。

格译的第一人称是三个译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格里菲斯在翻译时把自己代入书中情景,而不是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翻译。比如《计篇》中有这样一段表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9]2}”格里菲斯将此处译为:“By moral influence I mean that which causes the people to be in harmony with their leaders, so that they will accompany them in life and unto death without fear of mortal peril.’ By weather I mean the interaction of natural forces; the effects of winter’s cold and summer’s heat and the conduct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asons. By terrain I mean distances, whether the ground is traversed with ease or

difficulty, whether it is open or constricted, and the chances of life or death. By command I mean the general’s qualities of wisdom, sincerity, humanity, courage, and strictness. By doctrine I mean organization, control, assignment of appropriate ranks to officers, regulation of supply routes, and the provision of principal items used by the army.”^{[10]64}作为曾经的将领,他把自己代入叙事者视角,仿佛亲临战场向士兵们传授作战经验,说服力和感染性更强。林译和翟译中更常用第二、三人称叙述,体现了这两位译者对原文有着深刻的理解,保证了翻译的客观性。林、翟两个译本的目标人群是普通的英语母语读者,翻译时忠于原文对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起着关键作用。

四、结论

《孙子兵法》是我国的兵学瑰宝,其中蕴含的军事思想和辩证思维在海内外都颇受推崇,经久不衰。本研究以格里菲斯、林戊荪和翟林奈三人的英译本为基础,自建语料库并使用 Tmxmall、WordSmith4.0 和 CUC_Paraconc 等工具,从词汇、句子和语篇层面对三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最终总结出三位译者翻译风格上的差异。

在词汇层面,翟译的类符形符比高于另外两个译本,这说明其词汇变化较大,所用词汇更丰富;格译的平均词长和词汇难易度都超过其他两个译本,表明格译多选用复杂词汇,阅读难度略大。

在句子层面,林译的平均句长远高于另外两个译本,说明林戊荪在翻译时多用长句,沿用原文的句式结构,致力于重现原文的文学性;格译的平均句长最短,多用简单句,这是因为格里菲斯翻译《孙子兵法》的初衷是翻译传达文中的军事思想而不是句式结构。

在语篇层面,翟译连接词的数量最多,说明该译本的逻辑显化程度更高,语篇内的衔接更加清晰。相较于另两个译本,格译受译者身份影响,译文中第一人称使用频率更高,具有感染力,与他的翻译目的相契合;林译和翟译则主要使用第二、三人称,保证了翻译的客观性。

参考文献:

- [1]朱晓轩.《孙子兵法》华人英译描述性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3):168-172.
- [2]林茂荪,钱多秀.典籍英译纵横谈:林茂荪先生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0(8):28-34.
- [3]苏桂亮.《孙子兵法》英文译著版本考察[J].滨州学院学报,2011(5):149-156.
- [4]胡开宝,谢丽欣.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内涵与路径[J].中国翻译,2017(2):12-18.
- [5]胡开宝,毛鹏飞.国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述评[J].当代语言学,2012(4):380-395.
- [6]BAKER M.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2000(2):241-266.
- [7]张美芳.利用语料库调查译者的文体:贝克研究新法评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3):54-57.
- [8]徐珺,自正权.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财经新闻汉译本的词汇特征研究[J].中国外语,2014(5):66-74.
- [9]孙武.孙子兵法[M].林茂荪,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16.
- [10]SAMUEL B G. Sun Tzu: The Art of War[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 [11]孙武.孙子兵法[M].LIONEL Giles,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
- [12]蔡永贵.基于语料库的《诗经·关雎》两种英译本的翻译风格[J].肇庆学院学报,2015(4):41-45.
- [13]郑建宁.基于语料库的《孙子兵法》英译比较研究:以郑麀与格里菲斯译本为例[J].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2019(6):101-107.
- [14]周忠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的翻译显化研究[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1(8):43-50.

Study on Translators' Styles of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us

WANG Xue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The Art of War* is on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al military works, and has great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chooses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rt of War*, which are respectively translated by Samuel B. Griffith, Lin Wusun and Lionel Gile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establishes a comparative corpu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mxmall, WordSmith4.0 and CUC_Paraconc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translators' sty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ocabulary, sentence and text. It turns out that simple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complicated words are preferred in Griffith's version; Lin Wusun chooses long sentences in order to recreate the literariness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vocabulary used in Giles' version is more abundant and the internal logic is much manifested. The first person is used more frequently in Griffith's version in order to broaden its appeal, while Lin Wusun and Lionel Giles use the second and third person so that the translation is more objective.

Keywords: *The Art of War*; corpus; translatology; translator's style

(责任编辑:许 金)